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後傳

第五回 老管營少妾殺命 撲天雕舊僕株連

卻說管營見玉娥背誇杜興，要了他性命；杜興又說玉娥與馮舍人勾當，一時難辨真假，思量遣開了杜興，打發舍人回家。算計已定，對杜興道：「西門外有座草料場，差你去看守。納草的來，有些常例。你即同差撥去交割。」杜興想道：「又是林沖一般了。」說道：「小人自去，只是恩相年紀高大，身邊少個親信之人，每事要防範些。」管營點頭。杜興自同差撥去了。管營到裡面對玉娥說道：「杜興大膽，已差往西門外看守草料場去了。舍人離家日久，恐父親記念，明日送他回家。」玉娥一喜一憂，喜的是杜興離了眼前，憂的是舍人回去，做聲不得。舍人接口道：「姪兒要去，只是這幾日害著腰酸腿軟，怕上牲口不得。」管營含糊答應。自此有心冷眼看他，兩個果然親熱。

一日在廳上發放新解到的囚徒已畢，悄悄到房門邊，聽得嬉笑之聲，伏在壁縫一張，只見玉娥坐在舍人身上，舍人摟著玉娥香肩，低低的道：「老頭兒打發我去，怎麼割捨得親親！」玉娥道：「我有一個法，你只說腰疼未好。他畢竟要打發你，我和你算計先打發這老獸物上路便了。」管營心頭火發，哪裡耐得，推開門搶進喝道：「賤淫婦！你要打發我上哪條路？」兩個慌忙走開，管營一把扯住舍人，罵道：「這小畜生，恁般無禮！」一頭撞去。舍人要脫身，用力一推，管營頭重腳輕，早已跌倒，四肢不舉，昏暈在地。玉娥也慌了，來扶時，哪裡救得醒。一來管營年老，平日為玉娥淘虛身子；二來氣塞胸膛，痰迷心竅，頃刻就嗚呼哀哉了。玉娥忙喚差撥來，說管營中風，一時身故，申報上司，取銀子置辦衣衾棺槨。不題。

卻說杜興到草料場住了兩日，有幾件衣服煩養娘漿洗，不曾拿去。見獵戶射倒一鹿，買了兩腿，順便到營取衣服，將來孝順管營。將到營邊，劈山撞見楊林，道：「我又到營探你，知你撥守草料場，正要問來。」杜興道：「被那賊淫婦搶了去，今日來討兩件衣服，買這兩腿鹿肉，來看管營。」楊林道：「管營早上死了。」杜興吃驚道：「甚麼病？死得恁快！我去的時節好端端的。既如此，你在酒店裡坐地吃杯酒，我進去一探便來。」一頭說，把鹿肉放在店中，走到營內，見差撥問道：「管營怎麼死了？」差撥道：「發放了新解到囚徒，進後面去，小奶奶說道中風。見丫鬟傳說，小奶奶與馮舍人調戲，搶進扭住，舍人把他推了一交，跌死的。你不要管他。」杜興到後堂，見管營直挺挺橫在一扇板門上，不覺放聲大哭，磕了四個頭，見玉娥問道：「管營沒甚病，怎的就死？」玉娥道：「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，哪裡論得！你看守草料場，走來怎麼？」杜興道：「我與養娘討兩件衣服，聞管營身故，蒙他抬舉一番，就送他入殮。」玉娥變臉道：「哪個要你送！」舍人接口道：「你不過是個囚徒，非親非故，干你甚事？還不快走！」杜興道：「你是親故，該來送他終的。」舍人大怒，喝道：「放屁的死囚！」叫伴當打他。

杜興本待就要殺那淫婦、姦夫，恐營中人目眾多，尋思且與楊林商議而行。忍氣吞聲走到酒店裡，對楊林說道：「管營死得不明，我要與他報仇，殺死這淫婦、姦夫，出這口氣。」楊林道：「且慢，若然動手，恐脫不得身。」附耳說道：「如此這般，方才做得乾淨。」杜興依計，吃了兩角酒，算還酒賬，提了鹿肉，同楊林到草料場去了。

卻說那玉娥把管營入殮，裡穿孝服，喬妝淡抹，更打扮得妖嬈，與舍人朝歡暮樂。舍人道：「已是天從人願了。只是此地不可久留，少不得新管管來，就要出衙。把這棺材埋在郊外，我和你到東京。我父親有潑天勢要，誰人敢管！可不是水運夫妻哩！」玉娥滿心歡喜，就把棺木抬出，結束行裝，僱了轎馬，同養娘、丫鬟，也不揀日，同上東京。

在路行了兩日，到紫金山，是強人出沒的所在，一望平沙白草，天色陰晦，行人稀少。只見兩騎馬，馬上兩個壯士，手擎硬弓，滿壺羽箭，跨著腰刀，慢騰騰的來，擦著馮舍人並肩交過，把馬加上兩鞭，飛也似去了。那轎夫道：「奶奶，不好了！方才過的是響馬，前面去不得，回去又路遠，怎麼處？」玉娥、舍人慌做一團。伴當道：「不妨，待我們與他對敵。」說猶未絕，那兩匹馬飛也轉來，颯的一響，把舍人透喉一箭，死於馬下。那兩個響馬跳下地，把轎門扯開，推出玉娥。玉娥叫道：「好漢！拿了財物，饒奴性命罷！」一個響馬道：「你肯饒管營性命麼？」拔出腰刀，照項脖上一勒，哪裡顧花容月貌，也死在一邊。那伴當只好說得嘴硬，馬到時，和轎夫先走了，養娘、丫鬟驚倒。響馬將行囊打開，把舍人討來的銀子、李管營平日積蓄，約有三千多兩銀子，裝上搭連，跨馬加鞭，一直投北去了。那伴當、轎夫望見響馬已去，方才走得。伴當道：「有一個響馬是杜興的相識，在營裡見過，我認得的，但不知姓名。」轎夫道：「且報當地官府，著人收殮。在杜興身上根尋響馬便了。」有詩為證：

馬嵬山下遺香襪，群玉山頭怨晚妝。
一段殺機消不得，空留芳草怨斜陽。

那兩個響馬，便是楊林、裴宣。楊林先與杜興算計，路上結果他。打聽同上東京，杜興不好出面，在十里外等候。裴宣、楊林殺了玉娥、舍人，劫了財物，會著杜興，同到飲馬川。裴宣道：「我等重理寨柵，招集壯丁，再做一番事業。」杜興道：「我未限滿，若在此間，必然尋究到李大官人身上。裴大哥，你在此招集整理，我同楊哥到獨龍岡叫了東人來，方才安穩。」計議已定，消停兩日，杜興、楊林取路到濟州。

行了兩日，到一小市鎮上，見一個人與人廝鬧。楊林看時，卻是一枝花蔡慶。攔開眾人，問道：「為甚麼在此廝鬧？」蔡慶道：「二位來得正好。昨晚我同這伙人在店中安歇，我先出門，他趕來，賴我拿他甚麼行李。」楊林大喝道：「這是我的兄弟，你們為甚賴他？」拽拳便打。那伙人道：「不曾賴他。晚上同寓，不見了行李，問他一聲可曾見，這位客官便要廝打。」楊林道：「他是清白漢子，可是拿你行李的？」看的眾人相勸開了。楊林問道：「你到哪裡去？一向在哪裡？」蔡慶道：「哥哥沒了，我不願為官，原住在北京。一個舅舅在凌州做知州，總是閒在家裡，思量去打個抽豐。」杜興、楊林道：「如此甚好，我們一同行。」蔡慶問：「你兩個在哪裡相會？到濟州做甚？」杜興把孫立寄書，為著橫事刺配，殺了玉娥、舍人的活潑了。一路同行同歌，不一日到了山東分路的所在。杜興道：「我兩個到獨龍岡、你到凌州住幾時。若回家去，必打飲馬川經過，千萬到山寨裡一會。」三人分別。不題。

卻說馮舍人伴當到彰德府首告，差人到草料場拿那杜興，早已逃去了。星夜趕到東京，馮彪知道兒子被殺，又苦又恨，細問根由。伴當將囚徒杜興勾引響馬的話說了。馮彪道：「既是杜興，自有下落。」稟過童樞密，一面行文到彰德緝拿響馬，一面行文到濟州勾攝杜興主人李應，要他身上根捉杜興。說那濟州知府接得樞密院文書，要捉李應，喚緝捕使臣商議。使臣稟道：「那李應有萬夫不當之勇，容易拿不來。必須太爺自去，只說拜他，哄出來方好拿得。」知府便擺執事，帶了一百多衙役到獨龍岡。

卻說李應雖知杜興刺配彰德，有兩三個月不通音信。其時秋末冬初，正在家裡收拾稻子上倉，只見本府太爺來拜，慌忙出迎知府到廳上，正要參見，知府道：「樞密行文，有件要緊事到府間去說。」衙役簇擁便行。李應脫身不得，只得隨去到濟州城內。知府升了堂，說道：「你主管杜興，縱容他劫殺了馮指揮舍人，童樞密要你身上送出杜興。」李應分辯道：「杜興刺配彰德，隔著三千多里，從來不通音耗，哪裡去尋他！」知府發怒道：「你和他同是梁山泊餘黨，自然窩藏在家，推不得乾淨。今日且不難為你，暫時監下。我申文到樞密院，自去分辯。」李應到監裡，尋思道：「怎又做出事來，連累著我！」只得把銀子分俵獄中。那節級人等曉得李應是大財主，要趁他錢財，並不難為。不在話下。

卻說那蔡慶到凌州，舅舅已升任去了，盤纏使盡，回去不得。思量到獨龍岡尋楊林、杜興，取路到濟州，卻好會著楊林，說道：「我舅舅升任，沒有盤纏，要回不能，正來尋你。」楊林道：「李應已被濟州太守拿去，監在獄裡，杜興先把人眷家資同莊客護送到飲馬川去了。我要到濟州去救李應出獄，正無幫手，你來得甚好。且去尋個客店歇下。」楊林道：「莫若如此，方可救他。」蔡慶道：「有理。」

次日下午，來到監邊，對獄卒道：「我們是東京樞密院奉差到濟州公幹，聞得李應監在裡面，與他有舊，要看他一看，煩你開

門。」獄卒受過李應大注錢的，不敢推托，開門放進。見李應悶悶地坐在牢房，見了楊林、蔡慶，倒吃了一驚。楊林低低說道：「我和裴宣、杜興做了這樁事，恐怕連累你，到獨龍岡報信，不料先監在這裡。杜興先把寶眷家資護送到飲馬川了。若解到樞密院，性命難保。不若這裡如此用計，方可脫身。」

李應大喜，把五兩銀子與節級道：「我不久要解到東京，一向承你們看待，今日有個朋友樞密院差來公幹，順便來看我，要煩你置備酒肴，款待則個。」節級依允。不多時，擺列齊整，請楊林、蔡慶和節級、小牢子一同暢飲。又分給牢中一般罪人。節級小心，封鎖獄門停當。吃到歡暢，李應起身向節級、牢子各敬一大杯，不覺口角流涎，昏迷不醒。聽得樵樓上鼓打三更，李應、楊林、蔡慶爬到牆頭上，撥開荊棘，一同溜下。正要移腳，只見兩個人提碗燈籠，手執棍棒，是巡更的。一個喊道：「有人越獄了！」李應把那人下頰上一抬，羊撇頭倒在地下，那個再要喊時，楊林早已拔尖刀夾耳一擗，也倒在地。兩下裡並無動靜，蔡慶提了燈籠，李應、楊林拿了棍棒，認作巡更的，公然出了大街，又轉過小巷。

黑影裡有人輕輕話響道：「此時城門未開，家中倘或追來，怎處？」蔡慶搶步向前一照，有個年少婦人，青布兜頭在前，一個漢子，背一包袱跟著。蔡慶大喝道：「背夫逃走麼？」那漢丟了包袱，望側邊巷裡一溜煙走了。楊林扯住婦人。那婦人慌了，雙膝跪下，說道：「一時錯見，被他拐出，饒了我罷！」楊林問道：「你住在哪裡？那漢子姓甚麼？」婦人道：「那漢子姓施，是奴的表兄。丈夫出外經商，奴被婆婆打罵不過，私自要他領到娘家去，不是逃走。」楊林道：「分明與表兄通姦逃出，還要抵賴。我們饒你，不扯見官，你快些回到家去。」那婦人致謝不盡。楊林提了包袱，笑道：「我們巡更有功，捉得一起姦情。」李應道：「且到城門邊看開也未開。」奔到城邊，卻好雞鳴。坐了一回，城門開了，黑影裡闖出城。走了五六里，到一小山腳下，天色漸明。楊林道：「奪這包袱，且是沉重，不知甚東西在裡面。」打開一看，有幾件女衣，裹著三串銅錢並釵鬢首飾，說道：「且拿這銅錢路上買酒吃。」重新包好，棄了燈籠棍棒，一同趕路，說說笑笑，早行了六十里地面。

官道邊有座酒店，挑出望子。進去買些酒吃再走。揀副座頭坐下，叫酒保打五斤酒、大盤牛肉來。走了這半日，肚中饑餒，狼吞虎咽吃了一回。見上面一個人，軍官打扮，身軀雄壯，一部絡腮鬚，獨佔一副座頭。下首四個家丁，又在一副座頭上吃酒。那軍官拱手問道：「列位從濟州來，不知還有多少路？可趕得到麼？要去提一重犯。」蔡慶接應道：「上下貴處？要提甚重犯？」那軍官未及答應，家丁便道：「我家爺是童樞密標下馮都爺，為著小舍人在彰德府被響馬害了，打聽得梁山泊餘黨撲天雕李應的主管。因移文去提，不見解到，都爺親自下來並濟州官府提到東京，與小舍人報仇。」李應三個聽了，做聲不得，支吾了幾句，楊林算還酒錢，出門便走。

只見一個鋪兵背著黃袱公文，急走進店，劈面把李應仔細一看，叫酒保：「快些打角酒來，吃了要遞一角緊急公文。昨夜李應越獄走了，在獄牆邊殺死兩個更夫，本府要申到樞密院去。」那軍官跳起來道：「怎麼說？李應越獄走了！」鋪兵道：「方才出門的好像是李應。若拿住，倒有三千貫賞錢。」家丁道：「不消說了，這三個人見我講了，慌忙出門。又這個闊臉的，正是殺小舍人的，我認不真，不敢聲張。」馮彪喚鋪兵做眼，同家丁拔出腰刀，飛也趕來，叫道：「劫賊不要走！」李應三個回頭看時，已到身邊。雖藏暗器，卻不中用，急閃入林子裡。鋪兵再一認，喊道：「正是李應！」那馮彪同家丁也奔入林子，輪刀便砍。李應事急智生，見有株松木橫在地上，拿起來對面一掃，一個家丁手中的刀拿不住，掃在地下。楊林急忙拾起，舉手相迎。李應又將松木盡力一擗，那馮彪抵當不住，一個腳踢跌倒在地，楊林一刀斫開腦袋，死於地下。那家丁不敢向前，很命跑了。鋪兵走得遲些，也被楊林殺死。李應道：「若沒有這根松木，我三人性命休矣。」恐怕地方知道追來，急急走了。那四個家丁回到店中說家主、鋪兵被殺，店家吃了一驚。日已平西，到濟州不及，就在店中安歇。次早回到東京，去報童樞密，叫地方店家去濟州首報，不在話下。有詩歎道：

父當垂訓，子宜幹蠱。父子凶淫，死非其所。

卻說李應三人脫了險難，曉夜趕行，於路無話。到了飲馬川，裴宣、杜興接著，不勝之喜。告訴店中遇著馮彪，殺死在林子裡，各各驚喜。李應見家眷已在，說道：「本等我已重整家業，不圖甚麼了。偏又湊出這事來。今已住手不得，須索整頓山寨，成一規模。」裴宣道：「小弟已聚得二百人在此。五里之外，有座龍角岡，岡上有一佑聖觀，香火極盛。有個強人，喚做畢豐，殺了道士，占住觀中，倒聚五百嘍囉，錢糧廣有。我舊時有個小頭目熊勝在他手下，前日來對小弟說：『那畢豐是任原的徒弟，在泰安州嘉會殿上被燕青撲翻，與梁山泊是世仇。』見我這邊立起營頭，要來吞並。這是肘腋之患，不若我們先下手驅除了他，招過嘍囉，方得安穩。」李應道：「我們立腳未定，先料理一番，且看機會。」連日砍伐樹木，造起房屋，築了寨門、隘口，置辦馬匹、衣甲器械，粗粗完備。

那熊勝又過來說道：「畢豐有勇無謀，極貪酒色，不恤士卒，用刑嚴酷，盡皆離心。前日到山下搶了一個女子，名喚王媚娘，是大戶人家女兒，終日迷戀，昏醉不醒。我原是頭領舊部，有心歸附，在那邊做內應，今夜過去，軟進硬出，無有不勝。」李應、裴宣大喜，重賞熊勝，叫他先去策應，三更準到龍角山。熊勝自去了。當下李應、裴宣、楊林領一百嘍囉去劫寨，留蔡慶、杜興看守。二更時分，取路到龍角山來。其時正是臘月下旬，嚴霜滿地，萬木凋枯，那殘月在東山邊吐寒光皎潔。李應上了山岡，那龍角山生得險惡，只有一條小路，崎嶇陡絕。將到寨口，熊勝與心腹二十餘人守住，對裴宣道：「此人還和王媚娘在哪裡飲酒，待我領路，悄悄進去。」李應、裴宣、楊林各執器械，從大殿側邊轉到餐霞軒，窗縫裡一看，見畢豐半醉，抱王媚娘在懷，一遞一口兒吃酒。王媚娘道：「你說三日後送奴回家，今有十來日了，怎留住不放？」畢豐道：「這是哄你的話。要你永遠做個夫人，在此有甚麼不好！我劫得一百顆大湖珠在這裡，與你穿戴。」媚娘道：「爹娘在家啼哭，放心不下。」畢豐道：「明日請來在這裡一處過活。」又哺酒與他吃。媚娘道：「吃不得了，饒了奴罷。」畢豐道：「昨晚那樁怪你討饒，我今夜再不饒你。」李應大怒，喝道：「賊子，這般無禮！」一齊擁入，畢豐見不是頭，推開媚娘，往軒後窗子裡一跳。裴宣趕去，已爬上嶺頭了。裴宣也跳出去，畢豐黑影裡一閃，不知去向。王媚娘慌忙跪下，李應說道：「你不要慌，送你家去。」熊勝喚聚嘍囉，到大殿上款拜。李應道：「那賊子走了，留著後患，不可不追。」遂同裴宣、楊林、熊勝，叫嘍囉點起火把，四下搜尋，不見影響，道：「造化這賊子！」對眾嘍囉道：「你們肯隨我到飲馬川麼？」同聲的道：「畢豐不仁，久欲散去。見熊勝說頭領極有義氣，情願跟隨。」李應道：「既如此，可收拾了同去。」搜出三五兩金銀，兩倉米穀，三匹好馬，器械、衣甲，都叫馱回飲馬川。楊林要放火，李應道：「不可！千年香火，慢慢尋道士來興復。」叫熊勝同自己兩個小頭目送王媚娘還家，媚娘拜謝而去。

天已大明，回到飲馬川，宰豬殺羊，拜賽神明，犒賞嘍囉，商議坐位。李應道：「這飲馬川是裴大哥舊日基業，原請坐了。」裴宣道：「大官人英雄無敵，況梁山泊上天數定的，豈可再議！自然聽受號令了。」李應推不得，坐了第一。裴宣第二。要請蔡慶坐第三，蔡慶道：「小弟正有一言相稟。」眾人側耳聽著。正是：草昧群英方復業，煙霞仙客更同波。不知蔡慶說出甚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杜興認得楊雄，要修書討時遷，因與祝家莊交惡。今又為孫立寄書，而餘波累及李應。兩番皆為主管受禍，毫無怨言，非僅收拾稻子上倉之田舍翁也。越獄追逃，極舊題目做出極新文字。乃知操觚家必要另揀題目，正是拙筆無可見長耳。）